

望文著

空囊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大地传媒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望之 著

空 子 囊

河南文艺出版社

· 郑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空囊 / 望之著. —郑州: 河南文艺出版社, 2016.8

ISBN 978-7-5559-0392-5

I. ①空… II. ①望…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93676号

选题策划 陈 静

责任编辑 陈 静

装帧设计 刘运来

责任校对 丁 丁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18号11栋

邮政编码 450011

售书热线 0371-65379196

排版单位 河南新天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承印单位 郑州印之星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纸张规格 640毫米×960毫米 1/16

印 张 21.25

字 数 245 000

版 次 2016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8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6.0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

人之初，本空囊，腹空，脑空，心如也。摔跟头，筋骨长，填脑，填心，圆梦想。几代沧桑，面朝黄土背朝天，跪天，跪地，祈施舍；紫气东来，扬眉吐气亦迷惘，谢天，谢地，求吉祥。殊不知，金箔缠身又如何？轻若鸿毛岂荣光？古人云：雁过留声，人过留名。脑袋空，眼界盲；重利欲，轻思想；乏理想，无信仰。金山舍真诚，银山弃善良，人生空白首，一身空皮囊……

——题记

引子	1
旺财	5
闺密的青涩友谊	9
尴尬重逢凝心结	11
初吻献给城市妞	18
百味丛生的重逢	27
顽皮的读书时光	41
初识女人庐山面	48
因祸得福发横财	51
打开心结的敞亮	55
二大爷	60
“钱串子”心结	62
抠门要讲策略	66
红白事体现价值	73
“绝户头”的福分	84
有钱人的感觉真好	93
三哥	98
初出江湖名声起	100
那些年的青涩莽撞	119
衣锦还乡魂丧赌场	142
东山再起重出江湖	158

- 秋云 165
- 掉进婚姻的火坑 180
- 三哥的再次闯入 202
- 天旺 206
- “连年征战”修正果 210
- 邂逅城市小伙伴 213
- 生存逼出来的“绝活儿” 227
- 相见不如怀念的偶遇 235
- 打开心结仍未敞亮 249
- 秀才 258
- 求学生涯逼疯秀才 259
- 擦肩而过的情事 271
- 村长 287
- 力排众议被推上宝座 289
- 村长在二大爷家被抓 302
- 村里的点滴成回忆 305
- 老牛啃嫩草的代价 325
- 村人的最后一次团圆 331

村，还在。从此没有了名字，街道掩埋了村落。

人，还在。但从村民变成了市民，乡音未改。

“沙土窝”贫瘠的土地上孕育着穷苦。土墙、土房、茅草屋；土灶、土炕、黑窝窝。鸡鸣炊烟起，躬耕夕阳落，世代代土坷垃里刨生活。

爷们儿一杆旱烟袋。

娘儿们粗布烂衫黄脸婆。

日也过，夜也过，日夜操劳生计活。

日也熬，夜也熬，日夜煎熬岁月牢。

贫穷、饥饿、灾难伴随着岁月，摧毁了一代代先人的魂魄。黑夜里村人如牲口般地喘息着、交媾着、繁衍着。列祖列宗躺在坟茔里空灵着，洞穿了后世痛苦的挣扎、苟且的残喘。他们享受着后人的参拜，祈祷着祖坟上青烟升腾，从贫穷的藩篱挣脱。

年代秀一拨一拨高调升起，悄然陨落。敲钟上工，贫瘠的土地在大集体掩饰下培育着懒惰；架杆走线，灯泡取代了煤油灯，照亮了黑夜的角角落落，丰富了村人床第之外的夜生活；责任承包，点燃了村人劳动的激情，不叫苦，不喊累，黑黝黝的皮肤在烈日下劳作；铺路通车，外面的世界让村人的视野开阔，外出务工捞世界，另一种生活靠奔波；电话进村，远方亲人的问候暖心窝，一根白线把世界微缩；大棚种植，各类作物

在沙窝上存活，蔬菜登上了村人的餐桌；手机普及，能人骑上了摩托车，信息云集，村人的喜怒哀乐在天空中传播。

常言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村人祖祖辈辈被无数个三十年，折磨得盘桓在绝望的边缘。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面朝黄土背朝天。敢问河东河西多遥远？沧桑爬满村人的眉宇间。土地渴望甘霖，村人期待改变。歇斯底里的呐喊，声嘶力竭的呼唤，苍天啊，苍天！村人还要经历几代人的磨难？！

沉睡的大地，感悟到村人梦中殷殷的祈盼，终于……一道彩虹映天边，村人开怀展笑颜。甘霖瞬间浸润了整个村庄，村人癫狂地迎接着如此剧烈的改变。过去农转非靠的是关系，靠的是实力；如今轻而易举变成了市民，得到的是实惠，得到的是金钱，但没了土地。

花花绿绿的票子在村人的心头翻转，他们在不经意间抛弃了炊烟袅袅、牧歌田园。他们来不及也不愿意去回味村里村外的青草绿树、鸟语花香。小桥流水人家从此成为村人记忆中的画面。

钢筋水泥、高楼大厦、柏油马路、厂房车间……世俗的繁华侵占了村庄的每个角落，村人的思维乱了，脚步乱了，老汉的旱烟袋早已不知扔到了哪个犄角旮旯，两指间骄傲地夹着过滤嘴儿；后生们相互传递交流的则是“中华”牌香烟；大姑娘小媳妇涂脂抹粉、花枝招展；豪华饭店拔地而起，不见了袅袅炊烟；各种牌子的轿车肆无忌惮地把村人的肺部熏染……

他们已不再是生活的主宰，欲望吞噬着他们的灵魂，懒惰侵蚀着他们的血肉，贪婪扭曲着他们的性格，疯狂颠覆着他们的梦想。

旺财狂了，二大爷癫了，三哥匪了，秋云伤了，秀才疯了……村长醒了，只是梦醒在牢笼间。这个世界怎么了？为什么村人期盼的日子如此短暂？村头那么多条蜿蜒的羊肠，全部

被水泥掩埋，阳光大道向繁杂的空间无限蔓延，但路在何方？

村人骨子里究竟要的是什么？他们到底缺少什么？他们迷茫了！

村子，隶属于县城的南乡，因土地由沙土构成而贫瘠。

村人进县城要到乡上乘坐长途汽车，到省城要到县城转车，尽管距离省城比县城还要近。

十几年前，机场修到了家门口，可坐飞机对于村人来说依然遥不可及，飞翔只是奢侈的梦想；十几年前，高速通往机场，可逛省城对于村人来说依然是痴心妄想，潇洒只是幸福的渴望；十几年前，公交车让长途车退位消亡，缩短的是时间不是距离，村人窘迫的锦囊可以让时间随意徜徉。

几年前，社会和谐进步，经济快速发展，机场扩建以满足日益增加的客流量。依靠机场打造异常庞大的航空港物流园区，引入外商投资入驻。村对面是一个世界知名的大企业建造的厂区，据说这个企业未来将成为同行业的航空母舰，光园区工人就几十万。

如今，村西头建起了十八层的高楼，一栋栋的排列整齐，大马路宽阔、油光。据说几个大队的所有村人都要搬到高楼，人人有份儿。村人身份得到转换，成了省城的，土地被征用得到了补偿。村里新修了大马路，各家各户都盖起了三到五层的楼房，用于出租，花花绿绿的票子进入村人的口袋。街道上做什么生意的都有，高、中、低档饭店一应俱全，歌厅、洗浴竞相争辉，夜晚的烧烤摊儿更是热闹非凡……

忆往昔——

湛蓝天空白云依依，金黄的麦穗迎风招展，村口的小路蜿蜒旖旎；炊烟袅袅孕育着朴实民风，书声琅琅延续着后继的欢声笑语；一块红薯、一筐花生、一篮小枣，寄托了几代人的香

火生计；一句俚语、一番嘱托、一片心意，纠缠着时代和谐的延续。

麦子红薯大枣玉米轮番长，哺育着村人传宗接代的单纯希望；磨剪子抢菜刀的吆喝声，描绘着村人单调简陋的生活状况；游街郎拨浪鼓叮当响，诱惑着村人对外面世界的美好向往；罗锅腰上树——前（钱）缺，喻示了村人呐喊的渴望和无奈的忧伤。

小桥流水人家，记录着村人的过去，一份穷并快乐着的贫瘠，一份涩并美好着的记忆。

看今朝——

雾霾的天空下高楼林立，尘土飞扬裹着隆隆噪音，颠覆着泥土芳香的钢筋水泥；一块砖、一片瓦、一袋袋水泥，铸造的城堡里黄金遍地；一盒烟、一瓶酒、一股股铜臭气，迷茫着未来还有什么希冀。

小汽车在大马路上川流不息，一道彩虹映衬下的海市蜃楼，遮挡了村人的眼睛和思绪；孩子们找不到糖果，后生们炫耀着牌技，老爷们儿挥霍着恣意，大姑娘小媳妇模仿着描眉画眼，意淫着曼妙情趣；有钱能使鬼推磨只是谚语，村人始终找不到鬼在哪里。

看着有钱后的村人可着劲儿地造，金钱凌乱着村人的神经，动荡着村人的灵魂。恣意挥霍，享受麻木刺激的快乐，如无头苍蝇。

村长用最最朴素的乡音总结了村人的疯狂：

“球！一个个往那儿一杵，跟真哩似的。羊屎蛋，纯粹的羊屎蛋，土得掉渣儿。”

“穿金戴银也挡不住的乌眉皂眼，琉璃瓶里装狗屎……”

正可谓：村人众生相，戏文如出将；搭台舞长袖，文武齐登场。咚咚锵，咚咚锵……且问唱的哪一出？无人细思量。

花儿打来电话时，旺财正夹着一捆钞票往老爷子的坟上溜达。

这些日子，旺财总梦见老爷子边骂他败家边拿鞋底抽他后脑勺子，几乎都是在鞋底子裹着风声呼一下抡到耳边的时候惊醒的。他就琢磨着，这一鞋底子抽上，八成运气要被抽走一半，得赶紧去坟上拜拜。再一琢磨，也真他娘的该抽，钱多了光顾着忙乎活人，就没咋孝敬老爷子！

旺财一个扑棱，翻身下床，到客厅趿拉上皮鞋，鞋面有点脏，顺手掀起沙发背上的毛巾，在鞋面上揩了几下，拎着手包出门。当个城里人真他妈的不容易，穿衣戴帽都要讲究，连皮鞋都得伺候，要面儿就是要面儿，还美其名曰气质。真没有娘纳的千层底舒服，如今千层底还真穿不出去了。

粗中有细的旺财，到街上逛了一圈后发现，原来阴曹地府的冥币比阳间的钱通货膨胀成百上千倍。一张冥钞小则百万大则上亿，真他奶奶的不知道够不够买双老爷子最稀罕的千层底。更主要的是这些亿万冥币还是千奇百怪、花花绿绿的各有千秋，还真搞不清楚阎王爷发行的正规货币到底是哪种。旺财到底是村里见过世面的能人，知道活着的人用的有英镑、美元、港币、人民币，等等，作为国人还是人民币最硬通，而街上那些五花八门的冥币到那边如果不能用，那可真是坑爹了。这个发现激起了旺财的孝心，他果断决定：干脆给老爷子捎点人民币，阴阳两界通用不说，现在时兴旅游，万一曾经当过两

年支书的老爷子真想去见见马克思，那不得跑到德国的地界啊，换点老毛子冥币也方便。旺财回家点了十万块钱，用报纸卷了就走。岂料刚出门还没走出多远，手包里的苹果手机就不合时宜地喊了起来：“主人主人，来电话了！主人主人，来电话了！”

“老公，我在玉芙蓉呢，就是我跟翠儿在省城做美容的那家店。人家让咱办卡呢。”

“办呗，这点屁事还打电话啊！我忙着呢！”

“这卡有点贵，翠儿说还是和你商量一下再决定吧。”

“鳖孙个美容卡能有多贵啊？”

“三十万！翠儿说这儿是省城最高档的美容院。”

“三十万也叫钱啊？咱办两张，送翠儿一张。”

打发了花儿，旺财掂掂腋下夹着的那一捆钱，竟然觉得有点惭愧了，给老爷子捎回钱，还不够娘儿们做个脸，这要让老爷子知道，今晚鞋底子就得妥妥抽脑壳上。想起老爷子夜半的鞋底子，旺财浑身一激灵，又想起了老爷子在世的时候，同村二大爷对老爷子那叫一个羡慕嫉妒恨，如今二大爷都开着奥迪满街招摇了，以他的水平怎么能和老爷子相提并论，老爷子要是活着咋地也得开个奔驰、宝马，不行，老爷子如今在天上啥不知道。旺财一溜烟跑回家，把大保险柜里的钱全划拉出来，整整八十八万——吉利！

旺财再次出门，巷子里两条狗在追逐，后面的追上前面的就抬腿要跨上去。旺财随手捡起一块砖头疙瘩，朝着后面的公狗身上砸去，被砸到的公狗狂吠窜离。他妈的，还狗连蛋哩，马上都成城里狗了，也得办身份证，再也不能满世界撒欢了——真洋气！

祖坟在村的北地，过去一出村，满眼郁郁葱葱的绿，绿油油的麦田，一片一片漫过绿油油的树林，与湛蓝天空上的云彩

接壤，清澈得让人踏实。如今旺财只能在尘土飞扬的掩护下，踏着砖头石块，沿着沟沟坎坎摇摆着前行。

第一张毛爷爷点燃的一刹那，旺财闻到了一缕奇异的味道，有点像小时候大年三十晚上点炮仗时闻到的火药香，那香气钻进鼻子，立刻就融化到了血液里，让他的心怦怦跳了起来。他眯了下眼睛，情不自禁地迅速引燃了一沓，老爷子坟上瞬间蹿起一阵青烟，这可是个好兆头！旺财就这么一沓一沓续过去，嘴里还嘟囔着：爹，您老人家在世的时候骂我没出息，现在您走了，我也出息了，您又骂我败家，咋净想着骂我哩？您也不睁眼瞅瞅，如今村儿里哪个不败家？这钱像大风刮来的一样，早晚被大风刮走，不赶紧着花，刮走了更心疼！您也别抽我了，今儿给您烧个八十八万，这可都是嘎嘎响的大票子，要换成咱家的纸钱，您收几年都收不完！您好好花，别老想着俺和俺娘，让俺娘多享几年福再去陪您……

也就十来分钟，旺财的八十八万化成了一片片随风纷飞的黑灰，散落在老爷子坟茔周围的旷野中。旺财不经意间说出了一个真理：大风刮来的钱，终于带着他对老爷子的孝心，被大风刮走了。

旺财跪下给爹磕了三个实实在在的响头，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从名牌裤子口袋里掏出“天叶”烟，打开盒子一看，就剩一根，点燃，深深吸了一口，心满意足地往回溜达。奶奶哩个熊，过去一年到头，村里一家人也见不了几个钱儿，如今小屁孩出门都是软中华，逼着自己抽“天叶”啊。唉！啥世道。旺财边溜达边想着心事，不由得想到了刚才花儿的电话，脑子里就又浮现了翠儿的影像——白皙的肌肤、丰润的身体、典雅的神态、妩媚的表情，翠儿轮廓中的每一丝构成都成了旺财意淫的假想。

翠儿是旺财心中的一个结，或者说是一种痛。这段时间花

儿经常被翠儿约到省城，逛街、美容、吃饭、看电影。旺财刚好也懒得陪媳妇，媳妇天天一个人在家也怪没意思，旺财就专门给她办了张银行卡，让她去省城跟着翠儿尽情地“潇洒”，还特意交代“千万别给我丢人，看中啥就买，咱不差钱，哪怕翠儿看上了咱也送她”。旺财内心很清楚自己娘儿们的气质和翠儿没有可比性，毕竟生活环境不一样，就连自己也是刚刚“抖”起来的一个农民而已，只能期望媳妇在外观修饰上不能输给翠儿，更希望翠儿通过自己的媳妇对他刮目相看。他仿佛看到了吆喝“三十万也叫钱啊”的时候，翠儿听见后崇拜的表情，他甚至臆想花儿的电话用的免提，做个冤大头也任性。

花儿是旺财媳妇，全名陈桂花。翠儿叫陈晓翠，俩人上学时是闺密，相互昵称“翠儿”“花儿”。

自从花儿跟着翠儿去美了几次容，晚上就给旺财讲，她和翠儿一起做SPA、推精油什么的，有保健皮肤、延缓衰老、提升乳房等功效。当然，花儿会不由自主地满脸羡慕地说翠儿的皮肤如何白皙光洁、乳房多么的柔软挺拔……每每此关口，旺财就情不自禁地开始揉弄花儿的身体，还别说皮肤真的光滑了，乳房也不那么耷拉了。旺财浑身的荷尔蒙喷发至大汗淋漓。

在旺财心里更具刺激性的是每次弄事时，潜意识里总是恍惚着白皙的肌肤、丰润的身体、典雅的神态、妩媚的表情。诱因激发自花儿的改变，这种改变让旺财渴望、享受。花儿知道前戏了，会配合了，发出呻吟了……近几年，旺财的闺女上大学，儿子去县上读高中，家里属于自由的二人世界。每次旺财在港区招摇或者和小弟们喷完齁齁事后，荷尔蒙激发，回家二话不说，拉着花儿摁倒就弄。甚至午饭时，只要有想法，哪怕饭已经上桌，那也是摁倒就动物般发泄。

随着花儿的改变，旺财意识到一定是翠儿“教导”花儿了，让花儿明白了许多的事情，开阔了许多的眼界，旺财喜欢花儿去找翠儿玩。旺财思忖怪不得城里人把弄事叫“做爰”呢，原来爰是要做出来的，讲究。哪像村人一说就是“弄事”，哪有时间瞎耽误工夫，直奔主题，一弄了之。旺财觉得自己之前跟头驴似的。

闺密的青涩友谊

花儿和翠儿是县中的同学，因为她们上下铺而成为闺密。花儿有三个哥哥，虽然农村重男轻女，尤其老一辈，但一个家里真的男孩多了，有个闺女同样是宝。花儿从小在家备受娇宠，尤其三个哥哥，争相宠着这个最小的妹妹，所以花儿才没像多数农村女孩那样，为了家里的男孩读书而早早辍学。花儿不但被家人养着上学，而且学习还很争气，考上了县中。翠儿家就在县城，因为想拥有自由空间而住校，只在周末回家住。

花儿和翠儿读高中的第一年，花儿每次周末回家都会给翠儿带“农家乐”，让翠儿尝个鲜。花生熟了带花生，并给翠儿讲解花生是怎么生长的，熟了怎么刨出来的。玉米熟了带煮熟的玉米棒子，并讲解一棵玉米上面会结多少棒子，怎么掰的。枣熟了就带枣，并讲解打枣是怎么个打法，青枣晒成干枣的过程……每次翠儿都很稀罕听，特新鲜、特向往的感觉。

翠儿经常周末回家给花儿带零食，还给花儿带了一床被褥，说她的被褥又土又沉又不暖和。周末翠儿还会让花儿骑着她的女坤车回家，花儿说翠儿的自行车真好看，二红色，锃亮。每次骑着回家都感觉浑身是劲儿，两个羊角辫随风飘荡，一路上小曲儿哼唱着，几十里地很轻松就骑了出去。回到学校的第一件事就是擦洗自行车，生怕自行车跟着自己回村一趟，沾的土太多变土了、生锈了，毕竟是那个年代的洋物件。

寒暑假两个人分开时间最长，相互书信诉思念衷肠。每次翠儿都用彩色的信纸，纸的上方是不同图案的贴纸，一朵小花啊、一只小鸟啊、一把小伞啊……青涩纯真，柔情似水，编织着粉红色的回忆。开学前，她们约好时间，翠儿骑车去车站接花儿。

第二年，花儿在收获季节里的周末，带着翠儿回村。麦子熟了，掐麦穗，用火烧着吃。翠儿第一次尝到了烧熟的青麦穗的味道，带着泥土的芳香，醇，香。西瓜熟了，摘西瓜。沙窝地的西瓜，鸡粪施肥，倍儿甜。熟透的西瓜，当人靠近一米范围自动炸开，甜到心尖上。

摘瓜的时候，花儿告诉翠儿村里的一句老俗语——“歪瓜裂枣”。歪瓜，越丑越歪瓜心儿越甜。挑西瓜如选对象，不可以貌取人。裂枣，树上咧嘴笑的枣，最甜。花儿的农作物常识，翠儿特崇拜。

红薯熟了，刨红薯，花儿教翠儿怎么刨才可以保持红薯的完整，才可以尽可能多地把红薯都拔出来。花儿还教翠儿烤红薯，在地头的沙窝里挖个坑，干草和树枝垫底，上面再铺一层干草，点火，草和树枝燃尽后，迅速埋土焖上。她们跑着玩，采野花，编花帽，玩累了，火候就到了，把红薯刨出来，金黄的红薯瓢冒着青烟，香气扑鼻。翠儿说那是她吃过的最好吃的烤红薯。多年后在省城生活的翠儿，每次碰到卖烤红薯的都会

买两块，但再也没吃到过那个年代的烤红薯香味……非收获季节，翠儿则带花儿去家里吃饭，每每都特意嘱托妈妈做点好吃的。晚上就住在翠儿家，两个人总有说不完的知心话。翠儿带着花儿逛遍了县城的角角落落，带花儿看电影、玩电子游戏、逛百货大楼。逛百货大楼买文具的时候，翠儿都会买双份。翠儿的裙子也会给花儿穿，花儿还是第一次穿那么漂亮的裙子。那个年代，中学之前农村的女孩还没有人穿过裙子。裙裾飞扬的感觉让花儿如仙女般地飘飘然。

这一年，两个人的周末多数时间在一起度过。暑假，翠儿陪着花儿回村里玩几天，花儿再陪翠儿在县城玩几天。那一年农村的朴实生活成了翠儿一生最美好的记忆；那一年城里的花样生活成了花儿一生最甜蜜的回忆。

第三年，也是她们学习生涯最紧张的一年，周末基本不再跑着玩了，而是一起相约在学校后的池塘边读书学习。高考结束，翠儿由于成绩考得不是很好，家人托关系上了省城的财税专科学校；花儿落榜，回村。分离是残酷的，两个三年的“死党”梨花带雨地紧紧拥抱，相互赠送了日记本，上面溢满了彼此的留恋和祝福，难分难舍，相约书信联系相互看望……

尴尬重逢凝心结

时光流逝，转眼花儿和翠儿都嫁人了，联系渐稀，直至相